

校經堂商等商小		
館書國		
總 二 五 八 六 號	冊 一 號	九 門 三 部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論語古



集箋

光緒七年六月
江蘇書局刊版

論語古注集箋卷一

吳潘維城學

學而第一

釋文凡箋漢石經每篇計章在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注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

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

無廢業所以為說懌也集解○釋文亦說音悅注箋

子者自虎通號篇云丈夫為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知

錄曰周制公侯伯子男為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知

敢稱子春秋自信文以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匹

夫為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冉子孔子僅一見又曰論語

惟孔子為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

稱孔子為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

稱孔子為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

稱孔子為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

注言學人胡孝反又音教孔疏上學學上胡孝反下如
謂習也謂時習也又音教孔疏上學學上胡孝反下如
云學篆文數省則教言為一字故記引兌命並作學
其教之時習之當兼教言下所謂時習也時習則其善
者皆以亦為語助不亦說乎不說乎也後放此不亦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注包曰同門曰朋古詩十有
樂音洛引作鄭曰釋文有朋蒲弘反有或作友非亦
樂音洛引作鄭曰釋文有朋蒲弘反有或作友非亦
經曰以朋黨為說深而樂淺一云風飛羣鳥從以悅自
友自遠方來白虎疏雍篇師文云或作友者武論語曰
引用多魯論包鄭所注亦魯論然則魯論舊本作朋

友自遠方來陸氏所見本有作友正與班鄭等合特
友字當在朋下何晏作有朋未知所據所采包注原
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經作有故節之臨海洪
頤煊讀書叢錄又據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來
善註引論語為證謂有當作友偃師武億羣經義證
云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友有同用或作友與古傳
本合未可云非長洲宋翔鳳樸學齋札記曰大司徒
鄭註同師曰朋皇疏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
友朋猶黨也其為黨類而宋受業故曰有朋為同處師
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
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
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樂者史
徵周易口訣義兌象引鄭眾云樂耽于酒則有沈醺
之凶志聚于樂則有傷性之患所以君子樂之與美者
莫過於尚詩書敦習道義教之盛也樂在斯焉論語
述何曰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
之況其邇者乎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友

天下之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注鄭曰愠怨
士故樂也釋文不愠紆箋說文愠怒也釋元應善薩本行經
也問反鄭云云音義引倉頡篇恨也並與鄭訓怨
義近嘉定錢坫論語後錄曰夫子曰莫我知也不怨
天不尤人是鄭說所本君子者白虎通號篇云或稱
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
稱也論語述何曰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逖世不
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
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
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樂乎
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
有也至于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儀
徵阮元學經室集曰學兼誦之行之爾雅貫習也轉
註之習亦貫也時習者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
貫事也聖人之道一以貫之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
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校其義益顯此章

乃孔子教人誦即生平學行始末也故學必兼誦行
其義乃全注以習為誦習失之朋自遠來者孔子道
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
國學者皆來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聖人
之道不見用於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人
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於孔子而道不行也
愠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既無位
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愠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
天命者此也易曰逖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中庸曰
逖世不見知而不悔即此道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
生事實故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二十篇之首也二
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與此始終相應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鄭曰孝爲

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孝經三才章正義
釋文孝弟大計反本或作悌下同而好犯上者鮮矣
報反下同鮮仙善反少也鄭云云下同有子禮記檀弓

注孔子弟子有若鄭君篇目弟子云魯人潛夫論志
氏承老也弟說文云章束之次弟也禮記曲禮正義
云弟者事長次弟之名陸云本或作悌說文無悌字
弟正字悌俗字也犯上皇氏熊氏疏云漢書蓋寬饒傳
為犯顏諫爭邪疏非上意奸顏師古音干又敘傳云
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意奸顏師古音干又敘傳云
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漢書荀
彧亦云田豐剛而犯上犯上之禮故用為犯顏而諫古之通義
也皇熊知古人事君之禮故用為犯顏而諫古之通義
釋文馬鄭王肅云少也寡說文亦云少也二字同義
故鄭訓鮮為寡偃師武億經讀考異云近讀以其為
人也孝弟句愚謂其為人也當絕句孝弟連下讀語
勢自順仁和翟灝四書考異云詩大雅思齊正義不
孝經事君章疏俱引論語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
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注包曰先能事父兄然
後仁道可成也本集解釋文等事君可貴禮記表記云
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與音餘釋文等事君可貴禮記表記云
之禮阮元學經室集目論語孔子稱子外惟子曾子
子稱子諸弟子以有似夫子語而欲師之惟子曾子
可強故論語次章即有似夫子語而欲師之惟子曾子
兼乎孝經春秋之義此即有似夫子語而欲師之惟子曾子
經而布之天下封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孝順其
道而永無奔亡弑奪之禍即有似夫子語而欲師之惟子曾子
祭上不作亂也使人如孝人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矣
惟不孝不弟不能如孝人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矣
弑父臣弑君亡國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
春秋明王道制叛亂明衰敗春秋論之故則有子此章
實通徹本原之論其別於首篇次章宜也又曰君子
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其開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

也鄭箋論語後錄曰荀子云參省即此四書考異曰
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似即三爲人謀
省言而記者之詳略殊焉三當讀去聲爲正爲人謀
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反又如字注鄭曰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易蹇正義說文慮難曰諫
文王正義謀者主忠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公羊定四
年傳疏引倉頡篇文海寧陳鱣曰漢書司馬遷傳李
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傳不習乎注鄭曰魯讀傳爲專
志之友乎義通于此傳不習乎注鄭曰魯讀傳爲專
今從古釋文傳不直專反鄭注云案鄭校周之本
皇覽引魯讀六事則箋陳鱣曰釋文下米鄭注魯讀
無者非也後皆放此箋云云有不引鄭而直載其辭
者故於此起例謂放此者皆鄭注也臧在東曰魯讀
傳爲專者釋文條例引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

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越手近之而已受之者非
一邦之人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于茲遂生
矣此傳字从專得聲魯論故省用字專鄭以古論作
傳於義益明故從之長洲宋翔鳳論語發微曰孔子
爲曾子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
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
論語述何曰忠信所以進德則遠於巧言
令色矣傳六經之微言大義也習時習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注馬曰道者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
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
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
其地千城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
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

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

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

孟子義疑故兩存焉集解○釋文道音導本或作導

反注同千乘大國之賦也司馬法齊景公時有司馬

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

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

號曰司馬法有崎居宜反田之殘也之封甫用反又

如字雖大賦絕句一本或云雖大國之賦包鄭曰司

依王制孟子王制及孟子皆以百里為大國鄭曰司

馬法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詩信南山正義成方十里左

傳正義周出革車一乘詩信南山左成元年傳正義

禮匠人疏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徒疏箋五字論

人疏作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徒疏箋五字論

長轂一乘

論語注疏

卷一

學而

人

家計者為出軍之法其實不殊周制封國公五百里
侯四百里伯三百里謂之成國子二百里男一百里
不成國謂之則大宗伯云七命賜國五命賜則是不過
千乘之國自伯而上雖五百里之公其軍賦亦不過
此子則二百里之地出車四百乘男則百里出車百
乘而已論語後錄曰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之法也
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
千乘即千甸也古者甸乘同字周禮稍人掌令甸乘
之政令注甸乘四邱為甸甸讀與維禹隩之隙同
其訓曰乘由是改云隙韓詩毛氏作甸甸或謂之乘
甸與乘通又小司徒注云六十四井為甸或謂之乘
甸者四邱邱者四邑以四井為邑之法例之則甸當
六十四井也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有戎馬四匹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
衣裝五人樵汲五人計一乘為一百人輕車七十五
重車二十五兵車輕車是也然則千乘之國舉十萬
之眾矣非公侯之封何足以當之馬義為長宣城梅
冲然後知不足齋答問亦曰古者甸字當乘字則乘

出於甸可知司馬法畝百為夫夫九為井井百為成
成出革車一乘即地官之四邱為甸而出長轂一乘
也蓋一成而三分去一實出賦六十四井適得四邱
之數漢書刑法志與周禮合證之字義又合是六十
四井出一乘固古之定制包氏乃有十井一乘之說
於一成百夫之地才十之一又於經傳無證人之或
疑馬氏而存包氏者則以有孟子之說耳依馬氏則
千乘之地乃為方百里者十開方計之為地方三百
一十六里有奇而孟子所稱方百里之大國僅為百
乘之家核其車數人數並不能備一軍如包氏則十
井出一乘方百里者萬井適得千乘人以其合於孟
子不能不存其說然計兵車一乘必戎馬四匹牛十
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及炊汲牧養守衣裝
者共百六十人於戈備具百里之地三分去一僅六千四
百井以六千四百井出千乘是六井有奇出一乘也
六井有奇不過五十餘家以家出一人計之則人數
僅及一乘之半而令供牛馬兵甲等項為包氏之言
姓者何罪乎是包氏不過以孟子有大國百里之言

又聞大國千乘之說因作此算法以合之不知孟子
明云嘗聞其略實未見舊籍且孟子意在眾建諸侯
而少其力既使大國止於百里必不使復有三軍準
前制而不過萬人此孟子之意也二者本不相謀焉
可以千乘之大國合於方百里之大國乎究而論之
諸侯大國千乘原不為多夫天子萬乘如馬氏說則
王畿千里適得萬乘先王定法自以王畿為主天子
百同萬乘大國十同千乘大家一同百乘以十遞降
亦是自然一定之法且孟子亦嘗言萬乘以千乘
矣萬取千取百不為不多亦必不可少若方百里
乃是方千里百分之一何必如此懸絕乎故孔子並
無以大國千乘為過制之意總之千乘之地必須方
百里者十包氏以方百里者一當之則萬萬不可必
須力闢者也此皆主馬氏說者也桐城方觀旭論語
偶記曰近時經師從馬氏案泰伯篇曾子曰可以寄
百里之命謂攝國之政令先進篇冉有曰方六七
如五六十謙不敢當千乘之國則千乘之國為百里
甚明論語發微曰公羊何休說鄉賦十井為一乘公

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
乘此與包義同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
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士十人也魯頌公車千乘公徒
三萬此一地所賦車徒之數止此多於此者則在所損
大國之地治國以千乘矣論語述何曰春秋述三代
故論語言治國以千乘矣論語述何曰春秋述三代
之制大國地方百里有萬井十井而賦一乘故曰千
乘臨海金鶚求古錄曰以開方法計之方里而井百
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一乘矣
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
也孟子大國地方百里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
也馬鄭皆據司馬法言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此皆主包
氏說者也維城案主馬氏者古文家說也主包氏者
今文家說也故二者不同上元陳懋齡經書算學天
文考曰融依周禮以公侯皆方百里也二說不同今以
包依王制孟子以公侯皆方五百里者為廣封二說可以
方百里者命為實封方五百里者為廣封二說可以

政豐年三日中午二年二月無年一日此云使民不止公
旬有節以農事使民者如三日于邦四日舉趾則使
民耕種之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則使民刈穫
之時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則使民興築之時仲
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則使民樵采之時十一月徒
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則使民謹出入脩橋道之時故
春秋傳曰凡啟塞從時謂凡事之啟塞皆當從其時
也又漢食貨志古有入民出民之時凡春出冬入朝
出夕入皆有官使之制比年入學三年賓興亦引論
語此文為說故知王制周禮所言并左傳所謂蒐苗
獮狩皆於農隙以講事均不足以賅使民也論語述
何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者天子敬天
事諸侯敬王事乾為敬為信謂法天也禮王制冢宰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大國萬井三分去一為六千
六百六十六井不盡助法入家同井可受五萬三千
三百二十八夫不盡一家八口計四十二萬六千六
百二十四口諸侯有分土無分民民賦地寡則自狹
鄉從之寬鄉大國諸侯祿田三萬二千畝若漢時三

百二十戶耳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
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朝聘貢獻祭祀推秣之屬咸出
其中軍旅之歲民閒一井出穰禾秉芻缶米不是過
也故春秋譏初稅畝用田賦作邱甲城築必書皆重
民也人謂
大臣羣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注馬曰文者古之遺文也集鄭曰文

道藝也釋文則弟音悌本亦作悌汎愛乎劍反行有

箋弟子儀禮士相見禮曰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

謂七十致仕之人依書傳大夫致仕為父師士致仕

為少師教鄉里子弟雷次宗云學生事師雖無服有

父兄之恩故稱弟子也云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
者幼與老對此幼即弟子之類孝弟事父兄之名是

人行之本故云言孝弟於父兄是弟子為學者之稱
又幼者之通稱也子罕篇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
而此乃以事父兄分屬出入者孝經云事父孝故忠
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一則就百行之本
言之故云入一則就推暨者言之故云出也謹說文
云慎也汎左襄二十八年正義引作汎楚辭卜居將
汎汎若水中之鳧乎王逸注汎汎普愛眾也說文汎
濫也段注引論語此文謂假汎為汎論語述何曰此
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文者字之始誦法
六經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四書贖言曰姚立方
云文字也非詩書六藝之文言弟
子稍閒使學字耳說文文交畫也
子夏曰賢易色
後錄曰漢書地理志溫國卜商論語
內郡河內衛地也故家語以為衛人氏於事卜應劭
說賢賢易色漢書李尋傳顏師古注賢賢尊上賢人
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常熟陳祖范經咫曰此主
夫婦一倫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

率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易色如所謂情欲之感無
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在婦為嫁德不嫁
容在大為好德非好色也樸學齋札記亦據關雎序
為明夫婦之倫論語述何曰賢賢者同德也易讀如
灼其華喻色也有費其實喻賢也有夫婦然後有父
子有父子然後有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君臣故首舉之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注王
曰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皇
述何曰此四句亦因上三章言信而類記之子夏言
學必以行為本也後世有僅明小學而不知大學者
謂未學也
子夏曰
謂未學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說文云厚也左襄三十一

威可畏謂之威論語質曰固固陋也固陋則不莊重學則可以救其固陋斯不固矣不固則莊重莊重則威嚴矣此下別為一章當別

者過則勿憚改

鄭曰主親也憚難也

亦作無下同憚徒箋論語述何曰學以忠信為本此

旦反難乃旦反箋因忠信而類記之論語補疏曰

親忠信之人無友不如己之人兩相呼應皇侃解作

忠信為心百行之主殊鄭義中論貴驗篇君子不友

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已而植者

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

憚說文云忌難也一日難也改更也衛靈公篇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故君子貴勿憚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論語述何曰慎終者先君有正終後君有

正始也追遠者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以

祖配天諸侯及其大祖大夫繼別為祖孝治之本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抑與之與

注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也子貢

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

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為治邪

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為治邪

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為治邪

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為治邪

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為治邪

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為治邪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

禮記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鄭注不以己善駁親之過大戴禮本孝篇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師古曰言父有不善之行當速改之若惟思慕而已無所變易是重顯先人之非也一日三年之內但思慕而已不暇見父之非故不改也論語後錄曰道謂父之臣與父之政三年居喪之歲也能終喪不改父之道則孝可知論語發微曰道治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為政者也若泛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為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為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諒闇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為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按七略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古經

十二篇者左氏之學無博士所傳經十一卷者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易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見何休公羊閔二年傳註唐石經穀梁傳分十二卷用范甯本此正晉人不知師法而妄分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為政之法而孝道以立孰謂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乎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注馬曰

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也

集解易繫辭傳曰履以和行集解虞翻曰禮之用和論語云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履以和行謂以禮節之而行也又周禮序官亦云乃

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賈疏云樂主和同禮主簡別案樂記云樂勝則流禮勝則離鄭云離謂析居不和恐其不和是以禮言和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也維城案寓簡別於和同之內斯禮無不可行者矣亦不可行也漢石經無可字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注包

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

集解○釋文信近附近之近下箋禮記中庸云義者及注同又如字遠恥辱萬反箋禮記中庸云義者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維城案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人所宜也从言从立曲阜桂馥札機據左哀十六年傳後言非信也杜注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謂不顧道理則信不近義故曰非信說苑修文篇引信近於義二語作孔子語恥說文云辱也辱恥也

是二字同義泰伯篇云恭而無禮則勞禮記仲尼燕居云恭而中禮謂之給勞與給皆可恥辱者也禮記表記云恭以遠恥又云恭近禮蓋近此因不失其則遠彼遠此則近彼禮與恥辱適相反也

親亦可宗也箋季子之心親親而友傳親也箋云王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姻親於外親是姻訓為親乃姻之省文說文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從女从

因因亦聲是姻本為因孽生字故得省作因羣經義證云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有碑同又徐鍇說文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有女為妻內古貴字也邢皇二疏失之皇本宗下有敬字鎮洋彭兆蓀潘瀾筆記曰此章皆有韻文古無四聲復與辱固韻義與禮亦韻也宗古訓尊當有尊音春秋傳伯尊或作伯宗故與親為韻易林大壯之兌嵩高岱宗峻直且神是其證皇本似涉孔注而誤衍

字一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注鄭曰學者之志有所

不暇也集箋君子食無求飽儀禮公食大夫敏於事而

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箋說文敏疾

有道者而求其是也漢石經也已作已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注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

憂苦也集解○釋文無諂勅檢反箋說文調諛也从

省論語後錄曰立容辨卑無調春秋繁露調順主指

是用正字此用省字唐玄宗孝經諸侯章注無禮為

倒置未若貧而樂弟子傳引作不如貧而樂道樂下

有道字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史記所載當

是古論後漢東平王傳論亦作貧而樂道據鄭樂謂

志於道是鄭本無道字陳鱣謂鄭據魯論故無道字

臧在東曰雍也篇云回也不改其樂義本可通故鄭

不定從古以校魯也論語後錄曰坊記云貧而好樂

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是讀樂為周禮

司樂之樂義可兩通論語述何曰董子云安處善樂

循理然後謂之君子顏子居陋巷而樂道帝王之道

周公相成王而思兼三王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注釋文如切治骨曰切磋七多反

作磨求多反治石注鄭曰切磋琢磨以成寶器詩淇

日磨謂與音餘義箋法鏡經音義引論語注云骨曰切象曰磋以成

義器譬如學問以成德也可與鄭義相發明但未

及琢磨耳爾雅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

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寶應劉台拱論語
駢枝據此謂三百篇古訓古義存者僅此二句則此
章問答之旨斷可識矣蓋無詔無驕者生質之美樂
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
如止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為好學顏淵
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以此然語意渾融
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為
告往知來集解及皇邢二疏並未分明論語述何云
古文衛宏以此詩為美衛武公以禮自防大學云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子貢貨殖聞
夫子言始以禮自脩也嘉定陳詩庭讀書證疑曰切
磋琢磨皆磨器之名故雅訓並列爾雅釋文切本又
作齟說文齟齬差也讀若切切差即磋字廣雅三差磨
也說文齟齬牙也肩動作切切也切義同肩而當
訓為磨京房易繫辭傳注磨相切切也切義同肩而當
為磨琢亦磨也太平御覽引韓詩如錯如磨易說卦
傳八卦相錯李鼎祚注錯磨也詩他山之石可以為
錯說文作厝云厲石也是琢亦為磨此義廣雅疏證

言之甚詳可補諸家所未及論語後錄曰磨應作礪
陸德明本作摩非是磨者礪之省耳說文解字無礪
字玉部有差云玉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
色鮮白也疑卽是玉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
往而知來者箋論語述何曰詩止乎禮者也自修之
於顏氏矣已漢書宣帝紀注云語終辭也經傳釋詞
曰已為語終辭則與矣同義連言之則曰已矣猶乎
與哉同義連言
之則曰乎哉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注王曰但患己之

無能知也集解○釋文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
中論考偽篇引不患句知下有者字患不知人也釋
文作患不知也武進臧琳經義雜記云蓋與里仁不
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
知爾則何以哉語意相同今邢疏本作患不知人也

人字淺人所加維城案那疏本無王注皇本有之今據注意則釋文所云本或作患已不知人也似即王本

為政第二釋文凡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注鄭曰

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也集解○

包注此從皇本○釋文眾星共求用反鄭作共俱用反拱手也猶北辰之不移本或作譬猶北辰之不移

北極謂之北辰命文選運拱拱手也箋君為政者謂為人

惠云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北極謂之北辰爾雅文餘姚邵晉爾雅正義云諸儒釋北辰者多異繫辭

傳易有太極馬融注北辰也易言太極是生兩儀北辰不得生兩儀馬說非也周禮疏引爾雅鄭注云天

皇北辰耀魄寶是天上帝之號也爾雅載北極於星名則不得為天帝之號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明者太極常居索隱引爾雅為證此以紫微為北辰也公羊昭十六年傳北辰以別心伐疏引春秋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疏引春秋注迷惑不知也東極者藏也言太極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此本天官書而說小變北辰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為帝號則無其所北辰居其所若以星象星隨指而旋轉則無定居居原天問曰乾維焉繫天極焉加戴氏注云天極論語所謂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左旋之極日月五星各有一極曰日黃道極周髀所謂北極環繞正北極者也月與五星之極又環繞北極環繞謂右旋之極爾雅約舉二十八舍十二次而繼以北辰者以其為眾星所共也嘉定錢宮詹原屬闕五字云周髀七衡圖衡間相去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一百步以三之得五萬九千五百里即黃赤大距亦即黃極距赤極也與瑤璣距北極之數遠近懸殊載

說誤金匱素問田五禮通考曰北極天之至中謂之
辰者無星而有其位也北極正相對為南極二極之
中統古今皆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四週皆平等日月
星入重之天循黃道而行各有所行之道南北不定
惟赤道為一定之界七曜各有一道則各有一極其
極皆動移而惟北極不動赤道云者赤猶空也空設
此道以判南北七政不附麗而行也北極今謂之赤
極言其為赤道之極云耳德清許宗彥鑑止水齋集
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休註公羊
曰迷或不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
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
繩繫表頭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識
巨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至地而識
其兩端相去二尺三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
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
極二萬三千里即璣璣之徑半為一萬一千五百
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極之數極即不動處以衡
間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

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若此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
大星則非今所指之小星可知也史記天官書中官
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太一北辰神
名北極大星或即此蠡今法測句陳大星東西所極
所中以北極南與周髀北極極璣璣之中正北天之
蓋赤道極也經書算學天文考曰北極非北極小星
也古人測極星所在處為天所在處其北極是無星
之無星曰辰星所在書夜環行拆中取之是也凡天
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辰星在牽牛為冬至常星若
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為冬至常星若有所當
之理言之今時在箕一度冬至為冬至常星若有所
冬至如何認定極星但為極星耳又曰天左旋西
行一日一周以赤道極為極即北極也日月五星右
旋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並以黃道極為極即
黃極也極星七十年東行一度古法謂之歲差西人
謂恆星行其度有旋東行亦以黃道極為極非向赤

道極也赤道極有二一北一南黃道圈出入於赤道
之內外夏北冬南至日在赤道南二十度半離
日一象限安黃極黃極赤極相距亦二十度半也
恆星東行只在黃道之一綫上故黃道有增減又極
古不測二十八宿星度南北緯度皆有不增減又極
離不動處漸遠是赤道星移而黃道為恆星北辰所
以電黃極也然黃道又曰赤道宗極恆星宗黃極
居其所而眾星其行之又曰赤道宗極恆星宗黃極
赤道西行恆星東行而成只為動天左旋以赤道恆
旋之度因左轉故七政恆星得以差次自行是東行
恆星晝夜運轉故七政恆星得以差次自行是東行
之度以西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為極眾星所以共北
辰也發源江永羣經補義曰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
指其不動之星帝王亦有星也而漢志北極五星前
太子第五紐星為天之樞也括謂不動星處在樞星之
後宮第五紐星為天之樞也括謂不動星處在樞星之
末一度餘而明末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三度也北
辰不動非不運動也謂不移動耳其實是與南極晝

夜旋轉如輪轂之心旋轉不停此正如人君之無為
而治非真無所為也高郵李惇羣經識小曰天行至
健其南北兩端不動處如門之樞獨言北極者以其
出地三十六度常不見隱也星不言北極而極之可
辰是無星之處今所指為極星不過近極之外則二十
耳非北極也極如輪心雖動不離本處其外則二十
入宿左旋五星右旋皆隨天右旋也易繫辭傳不行
而至者注星寂然不動隨天右旋也易繫辭傳不行
而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不動周大極一也鄭
辰之謂星寂然不動即鄭明堂所居師曰大氏略日
所謂明堂然不動即鄭明堂所居師曰大氏略日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
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重
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重
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
而聽天下之明也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
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

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
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
明制度生者榮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
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眾星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
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可與此章之
義相發明其引共作拱與鄭本同者當是魯論作拱
古論作共也孟子盡心篇注呂氏春秋有始覽注並
拱引作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注包曰蔽猶當也集鄭曰蔽
塞也釋文蔽必世反包云當也鄭過庭錄曰詩以
流故當以正曰思無邪注包曰歸於正也集解○釋
義蔽塞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文鄭箋思遵伯禽之法專心
反箋無復邪意也維城案禮記哀公問篇公曰敢問

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
政矣伯禽即魯始封之君為政所當法者為政者但
能正己以正百姓絕其邪僻之念則譬如
北辰之居其所無所為而天下歸之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也集

○釋文道之政道漢石經作道漢書刑法志引作導
音導下同箋刑說文云剉也从刀升聲刑罰專也
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民免而無恥箋禮記
馬以刑為刑罰則字當作刑民免而無恥箋禮記
日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維城案說
文云遜逃也逃有巧避之意即免而無恥也道之

以德注包曰德謂道德也集鄭曰六德謂智仁聖義

中和釋文以德包云箋陳鱣曰周官大司徒之職以
日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孔子道民必從周公教民之
典故鄭取以為說也維城案中周官作忠注忠言以

論語百注卷之五 為政 三

中心則忠
與中通
百反鄭
云且格
恥作有
亦訓至
之以德
子曰吾
十有五
而志于
學三十
而立
愛
傳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書傳略說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論語偶記曰論語十五而志于學是未及其期先有志及之耳是也于漢石經作乎三十而立讀書叢錄曰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本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論語發微曰曲禮曰三十曰壯有室立也者於禮也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衰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鄭曰格來也格釋文

與人倫之變未不自居室始者故曰人四十而不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三十漢石經作卅四十而不惑
禮孟子公孫丑篇我四十不動心趙岐注孟子言也不妄動心即夫五十而知天命
論語發微曰論語發微曰曲禮曰三十曰壯有室立也者於禮也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衰子所謂不惑也
五十而知天命
論語發微曰論語發微曰曲禮曰三十曰壯有室立也者於禮也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衰子也
命謂受命制作垂教萬世書曰文王受六十而耳順命惟中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七十而從心
注鄭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注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論語補疏曰矩即矩之矩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以心所欲為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也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先後也所惡於後不以從前也所惡於右不以

交於左也所惡於左不以交於右也經讀考異曰舊讀以欲字絕句據柳子引作七十而縱心又以心字絕句是所欲連下不踰矩為讀義亦得通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無漢石經作毋下放此論衡問孔篇引同四書臆言曰朱

鹿田曰此從親是孝也孟僖子為懿子之父本賢大夫嘗從昭公至楚病不能相禮歸而講禮學禮苟能禮者必從之連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死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何忌即懿子也今懿子適來問孝則使之從親即是學禮特是未經顯揚則與孟莊之不改父臣與政者明有未盡故遲曰何謂不違親子曰所謂不違親者盡禮之謂也禮記禮運正義云孔子答孟武伯無違之言誤以懿子為武伯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引論語樊遲問孝子曰無違誤孟懿子為樊遲並涉下文而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汪誤

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

樊遲弟子樊須也集解篇目弟子云樊遲齊人論語解後錄曰樊氏有二姬姓仲山甫之後蓋以邑為氏者也又殷之後有樊氏王符說

甘泉鍾襄故厓考古錄曰家語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少孔子三十六歲當以家語為是樊遲事於經籍不多載惟左氏春秋清之役一見而已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以曲禮二十曰弱例之樊遲之齒尚少孔子卒於哀公十四年三刻踰溝乃十一年事孔子年已七十一矣遲若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其時正三十五歲既壯之人尚得謂之弱乎維城案此說辨而微誤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非十四年二十三年歲故曰弱也史記作三似係三字之誤又四十字古或作卅三十古作卅形亦相近呂氏春秋尊師篇親與馬慎駕馭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弟子事師古禮如是

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論衡問孔篇曰孔子言毋違者禮也孝子

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然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為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無違之說遂不可知也論語偶記曰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禮之一端也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徹祭僭禮之一端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閱春秋書卒在昭公十四年史記弟子傳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獲卒時遲尚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尚有母在歟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曰南宮縚即敬叔與懿子俱泉邱人所生但懿子嘗師事夫子弟子傳不列其人論語注祇云魯大夫却何故蓋嘗考孔子用魯使子路為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陉邱季氏墮費此正聖人行道之會獨孟懿子聽小人公斂陽之謀不肯墮成是夫子不得卒行其道於魯沮之者實始懿子也懿子幸得親炙門牆乃於子將行道

不知相與有成吾甚惜孟僖子式穀後昆之心必屬之於夫子使學禮而定其位為可慨已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注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儀也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有疾病

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集解○釋文孫儀直

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淮南子說林訓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經義雜記羣經義證並引此謂與馬說不同而不言其所以異維城案孝經紀孝行章誘說合馬以為父母憂子未知何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大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注包曰大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

人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

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集解○釋文能養羊尚反下及養人同以別彼列反注同
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蓋然而
況於人乎坊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
辨鄭注辨別也經傳考證據內則文謂犬馬亦有芻
豆飼秣皆謂之養况事親而不可不敬將之乎鹽
鐵論孝養章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
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
勤勞猶足以順禮敬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
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
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貪其
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注包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

為難也集解鄭曰言和顏說色是為難也詩凱風
以內則柔色以溫之及祭義必有愉色則鄭義為長
論語後錄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問內豎
安否文王色喜有不妄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此
所謂色難是矣故玉藻曰親齊色容不盛此孝子之
疏節也鄭包二義恐失之羣經義證曰大戴禮注引
此下云是以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蓋指色對眾人
亦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之謂矣

有事弟子服其勞集解禮記檀弓服勤至死注勤勞辱

之有酒食先生饌注馬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

集解鄭曰食餘曰餽釋文食音嗣先生饌上眷反馬云

經義雜記曰古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

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

賤賤乎其猶醉也故世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
者賈誼新書先醒云非為先生也為先醒也與韓詩
外傳合漢書稱先生或單稱先或單稱生知不必如
韓賈之說蓋亦如尊長之通稱論語駢枝曰年幼者
為弟子年長者為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
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
為孝內則男女未冠笄者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
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即先生也具
即饌也論語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
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
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饌儀禮特牲饋食禮祝命
嘗饗者又饗有以也兩饗奠舉于俎注古文皆作饌
說文饗具食也从食算聲或从異作饌論語古義據
此謂饌為古文饌說文無饌字拜經日記曰特牲饋
食禮注有司徹乃饗如賓注古文饗作饌饗饌饌字
本通故古魯與文然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
佐饌既食恆饌注每食饌而盡之末有原也正義每
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饌有食餘勿復進之意故

或者亦以為孝饌止為飲食不如饌義為長故鄭從
魯不從古論語後錄曰許君說古文論語故不載饌
字先生饌者謂進食於先生古饌與進亦同字祭統
曰百官進注進當為饌進與饌通然則孟子所稱曾
元養曾子將以復進者亦即饌字矣孟子以曾子為
養志曾元為養口體有酒食先生饌者其即養口體
之謂歟四書考異曰服勞奉養弟子於先生有然呂
氏春秋尊師篇視與馬慎駕馭適衣服務輕煥臨飲
食必獨絮善調和務甘肥此所以尊師是也若人子
事親當更有進此者矣經學危言曰讀當以食先生
饌為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食文
正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
矣孝則未備也 曾是以為孝乎注馬曰孔子論子
夏曰服勞先食女謂此為孝乎未足為孝也承順父
母顏色乃是為孝耳 集解曾則也 釋文曾音增馬云則
皇侃云嘗也女音汝

為政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顏回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字子淵

愚說文云蠢也經讀考異曰一讀至言字絕句終日屬下連文一讀至日字絕句

退而省其

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說文視瞻也以用也觀諦視也以

論語後錄曰由讀如出不由戶之由即行也察說文云案也爾雅覆察審也郭注覆校察視皆所為審諦審即案之篆文說文案悉也知審諦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考其說文案悉也知審諦也大戴禮文視中也武進莊原闕四書說曰視其所安此之謂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或以曲藝譬諸草木有臭味焉可得而視也觀其所由者或由左或由右或由諸大夫或由國人或由其朋友由其鄉人由其主由邪人乎由正人乎由其道乎由非道乎皆眾著之不能藏也

可得而觀也察其所安者人其行一善有不為利疚

不為威惕者有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者有既行而無怨悔者有既行而旋已自悔且尤人者人同此一過有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有自訟者有自悔者有因於善則不保其往矣不安於過則不絕其人不矣行善而安之則善日進有過而安之則惡日積不在小大在其所安不人焉度哉人焉度哉

釋文人焉度哉

下同度所留反

箋

漢石經無第二哉字論語後錄曰古無度字說文解字只作搜韋昭晉語往度隱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釋文溫故

禮記中庸

煇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溫厚也溫故厚蓄故事也言厚蓄故事多識於新則可為師禮記學記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蓋為其不能溫故知新也論語述何曰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

子曰君子不器

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

不周也

箋禮記學記曰君子曰大道不器注謂聖人

者夫器各施其用而聖人之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箋禮記曲禮不

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釋文言而不行為辭

費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先行後言中論修本篇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注鄭曰忠信為周

阿黨為比

左文十八年傳正義。忠信為周左傳

易卦比之匪人故小人稱比經義述聞曰文十八年

左傳頑嚚不友是與此周杜注周密也哀十六年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

注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

仁之謂信注周親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
周合也說文比密也夏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
國鄭注比猶親也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
謀韋注比合也蓋周與比皆訓為親為密為合故辨
別之如是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其合同其
所以合則異猶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皆以字義相近故
辨之晉語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
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者君子比
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此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
別也彼之所謂比即此之所謂黨即此之所謂比舉
德以贊事者也彼之所謂黨即此之所謂比舉其
私者也引黨以封己者也與黨相近則辨之曰比
而不黨比與別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別文義正與
此相類孔注難驪驪以訓周為忠信孫
綽訓為理備皇侃訓為博通皆失之

然無所得也

集解。釋文則。同本又作。罔。

思而不學則殆

釋文則。殆音待。

箋

禮記學記人之學也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正義或失則易或失則止

惟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易於妙道故云或失則易

此是學而不思則罔或失則止者人心未曉知而不

肯諮問惟但止住而自思之終不能達其實理此失

在於自止也此是思而不學則殆經義述聞曰何休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漢書范升傳注謂奇技也

公羊文十二年傳注他技異端之技也論語後錄曰異

端即他技所謂小道也小技必有可觀致遠則泥故

夫子以為不可攻言人務小致失大道休甯戴震曰

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

頭則為害耳經學危言曰司馬相如封禪文然無異

端孟子主之所欲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

也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字皆如此解任昉

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由博反約之

意論語補疏曰漢賢良策問云或曰良玉不琢又曰

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

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為一端彼此互

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

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為異端尚

相悖故害止也又曰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為異端尚

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

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

已此以習左氏者為攻乎異端陳欽稱左氏孤學少

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升以習左氏者為異端欽又

以斥左氏者為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

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採易有施

孟復立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

亦猶是也又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

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辨

對成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為一端以難之是為競設異端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辨對謂於異端之中衷之以道也是即康成之改乎異端矣道中於時而已故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為非彼亦以異己者為非而害成矣論語述何曰異端非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釋文誨女音汝後可以意箋韓詩外傳三孔子曰由求之知也如字又音智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諱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禮記曲禮疑事毋質正義云人多專固未知而為已知故戒之云彼已俱疑而來問已質成也若已亦疑無得成言之若成言疑事後為賢人所譏刺傷已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為不知

也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

也干求也祿祿位也集解。釋文。史記弟子傳子

子云陽城人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鄆家也學於孔子論語後錄曰漢書地理志陽城縣屬陳留郡即陳地子張為陳公子顓孫之後顓孫自齊來奔故魯人而亦得指為陳人也子張之子為申祥申亦顓孫也周秦之間申孫聲相近學干祿史記作問干祿羣經義證云中庸好學近乎知漢書公孫宏傳說苑建本篇引並作好問疑學問古皆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同用問干祿者問其方也

餘則寡尤注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

言之則少過也集解。釋文。論語述何曰多聞如寡尤于求反箋春秋采百二十國實

書闕疑者史闕文也信以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

悔注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

箋論語述何曰多見闕殆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

至也經義述聞云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言寡尤

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注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

同得祿之道也集解○釋文行箋論語補疏云樊遲

為小人小人不求祿位者也子張學于祿孔子即告

以得祿之道聖人以事功為重故不禁人干祿而斥

者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注包曰哀公魯君之諡也集孔

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注包曰錯置也舉用正

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集鄭曰措投

也釋文錯七路反注同置也鄭本作箋史記孔子世

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對曰舉直錯諸枉則

子答之今以為答季康子蓋撮略論語文而失事實

論語述何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直而失事實

枉曲之上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箋經義述聞曰舉

貴教化也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直舉諸直也因下錯諸

枉錯諸直而省諸字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箋章昭

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案悼當為平之誤儀禮鄉射

禮注以猶與也經傳釋詞曰以猶而也勸說文云勉

為政

也子曰臨之以莊則敬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

則民敬其上也集說文臨監臨也監臨下也莊上

案漢避明帝諱改莊為嚴足證莊嚴同義禮記曲禮注莊敬也孝慈則忠注包曰君

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集經義述聞曰

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賈子道術篇曰親

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

取愛利之義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墨子非命

篇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白虎通義曰

孝慈父母賜以和嚮使之祭祀皆是因而孝於祖考

通謂之孝慈禮運曰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子愛

利其親謂之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謂之孝慈表

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正義曰以威莊故尊之

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此云臨之以莊則敬孝慈

則忠語意正

同包注失之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注包曰舉用善人

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集風俗通義過譽篇歐陽

者勸魏志徐邈傳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漢魏人多於教字絕句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注鄭曰或之言有也書微子正義

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為或左定四年傳正義包曰或人以為

居位乃是為政也集高誘淮南子注或有也子曰書云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注

包曰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

也施行也政所施行也所行有正道即是與為政同

耳集解○釋文孝子如字一本作孝五經篇御覽載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引同一本帝劉孝綽墓志唐徐堅初學記人事李善注文選與陳伯之書獨孤及李府君墓志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句唐石經遂定作乎孝友爾雅釋訓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後漢書鄧暉傳引為政下有也字注云論語孔子之言也論語述何曰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齊之年適齊以定之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為孝者繼體之君臣與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隱如而不知討賊則為政之本失矣書卽位與桓公宣公例也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微辭也是亦為政婉辭也奚其為為政直辭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注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軛

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軌者輓端上曲鈎衡者也集解

文車音居無輓五兮反輓端橫木以縛軛字林五支反無軌五忽反又音月輓端上曲鈎衡軛音厄又作

輓鄭曰大車為柏車小車為羊車考工記輓穿輓端

著之軌因輓端著之皇鑑疏宋翔鳳鄭注輯本云車人

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為柏車小車

為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較輻身惟羊車不言惟言較

輻身則小故得此名也拜經曰記說略同東原文集

日軌所以持衡者軌亦作軌大車名輓韓非子外儲

說引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

為政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論語述何曰繼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注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

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集解○釋文○非其鬼鄭據

祖考言凡祭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祖考之祭命於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大皞之祀夢六守皋陶之祀若鄭伯以璧假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禱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論語述何曰如隱公鍾巫之祭之類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述何曰如孔父義形於義也論語發微曰自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雖降絀絕地廟號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既立三統

損益昭明而明堂郊廟無非法之祭周書大匡云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左文二年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杜注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是勇而不義不可為勇